



知书达礼
zhishudali 典藏

WORLD
THE LIBRARY OF CLASSIC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格言》总编辑李彤倾情推荐

LIBRARY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LIBRARY

【英】哈代◎著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苔丝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苔丝 / (英) 哈代 (Hardy, T.) 著; 李菁菁译. —2 版.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0.7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639-311-6

I. 苔… II. ①哈…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3121 号

书 名: 苔丝

作 者: [英]哈代 著

译 者: 李菁菁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王丽萍 那兰兰

责任编辑: 韩伟锋 李英文

责任审校: 陈大霞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0451) 87900345 87900299 87900220 (传真)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 字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39-311-6

定 价: 17.9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苔丝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英】哈代 / 著 李蕾蕾 /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长久以来,外国名著以其多样的题材,精巧的构思,细致生动的笔触,灵动鲜活的角色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在我的青年时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成为我枕边案头的亲密伙伴,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令我十分神往,在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相信他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伴随着无数青年走过了他们神采飞扬的花样年华。

外国名著融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于一炉,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有情世界的动人色彩。它们题材多样而风格迥异,有的笔触细腻,唯美精致,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与慰藉;有的激越奔放,充满张力,唤醒人们心底沉睡的力量;有的侧重对历史文化的寻根溯源,展现历史的厚重积淀;有的力求对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深度剖析,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一本本魅力四射的名家名作,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物质生活风貌。

这套从诸多外国名著中精心选编的“世界经典名著文库”,囊括了在国际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丛书装帧精

美、译文精妙,充分显示出蜚声国际文坛的大师们深厚的写作功底和独到的写作风格。这套书的推出,旨在为读者朋友们打造一个深具异国文化氛围的阅读空间,领略外国名著的艺术魅力,获得高雅的审美享受和人文熏陶,提升文学素养和人生品位。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全部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为本套丛书增色不少。

鉴于外国名著带给我如此愉悦的阅读感受和深远的人生影响,我致力于将本套精品之作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朋友,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加富有层次的阅读体验。培根曾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希望广大青少年朋友能够登上这艘满载着知识与快乐的希望之舟,遍览国外精品,传承文明薪火,共享经典珍藏。

《格言》总编辑: 李彤



前言

《苔丝》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托马斯·哈代(1840—1928)最优秀的作品。托马斯·哈代是位出身下层社会的作家,著有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及诗集,作品多以故乡英格兰多切斯特为背景,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并因此成为了宗教上的怀疑论者。

小说描写了一位出身贫寒的农家姑娘苔丝,她纯洁无瑕、毫无贪欲与虚荣,她唯一的想法就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糊口。像她这样的姑娘本应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但她却经历了一个女人所难以承受的悲惨遭遇——暴力的玷污、爱人的遗弃……苔丝是当时社会可怜的牺牲品,但她一如既往的淳朴和受辱之后的反抗精神却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妇女贞操观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全书语言朴实无华,但往往越是朴实的东西越能触人心弦、引人深思。苔丝是生活在乡下且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贫苦女孩儿,然而她却拥有质朴而高贵的人格。苔丝遭遇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幸,但她仍旧善良、勇敢、坚毅。人格的高低贵贱是不以地位的显赫与否为衡量标准的,即使生活中的困苦此起彼伏,也不要放弃自己最初的美好品质。人生中固然有艰辛,但困难总会过去,只希望雨过天晴时,我们的灵魂依旧善良、高贵、无所畏惧。

目录

第一阶段

008 第一章

049 第七章

013 第二章

053 第八章

019 第三章

058 第九章

025 第四章

063 第十章

035 第五章

071 第十一章

044 第六章

第二阶段

078 第十二章

089 第十四章

086 第十三章

100 第十五章

第三阶段

104 第十六章

133 第二十一章

109 第十七章

139 第二十二章

116 第十八章

142 第二十三章

123 第十九章

149 第二十四章

130 第二十章

第四阶段

154 第二十五章

186 第三十章

162 第二十六章

193 第三十一章

169 第二十七章

201 第三十二章

175 第二十八章

208 第三十三章

180 第二十九章

217 第三十四章

第五阶段

228 第三十五章

266 第四十章

237 第三十六章

273 第四十一章

248 第三十七章

279 第四十二章

255 第三十八章

285 第四十三章

260 第三十九章

295 第四十四章

第六阶段

306 第四十五章

339 第四十九章

314 第四十六章

346 第五十章

325 第四十七章

352 第五十一章

333 第四十八章

359 第五十二章

第七阶段

368 第五十三章

384 第五十七章

372 第五十四章

390 第五十八章

376 第五十五章

397 第五十九章

381 第五十六章

第一阶段

第一章

在布莱克摩尔谷(也叫黑原谷)附近,有一个马洛特村。一个中年男子在五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从沙斯顿向这个村子走去。他走路时双腿摇晃,身子一直向左边歪斜着。脑袋有时一点一点的像是在同意什么想法,实际上,他什么想法也没有。他手臂上挎着一只空空的鸡蛋篮子,帽子的绒毛乱了,脱帽时大拇指常接触的帽檐部分磨损得很厉害。走了一会儿,他碰见一个中年牧师,正叉开腿骑在一匹灰色的母马背上,一边走着一边悠闲地哼着小曲。

“祝你晚安。”挎篮子的中年人说。

“晚安,约翰爵士。”牧师说。

步行的中年人走了一两步却停下来,转过身来。

“啊,先生,请原谅。上次赶集咱俩也在这条路上碰过面,也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对你说‘晚安’,你也像刚才一样说‘晚安,约翰爵士’。”

“有那么回事。”牧师说。

“在那次之前还有一次,大概是一个月以前。你也是这么招呼过我。”

“是的。”

“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卖鸡鸭的小贩杰克·杜伯菲尔德,你为什么老叫我‘约翰爵士’呢?”

牧师让马再走了一两步,以便接近他。

“那不过是我一时兴致所致,”牧师犹豫了一会儿又说,“我是鹿脚巷的古物专家特令安牧师。我要重新修订郡志,曾经追踪考查过许许多多家族的家谱。我不久以前有了一个新发现。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就是古



老的杜伯维尔骑士家族的嫡系子孙吗？这个家族是佩甘·杜伯维尔爵士的后裔。这位骑士声名显赫，是追随征服者威廉一块儿从诺曼底来的。《巴托修道院文卷》上还有记载呢！”

“先生，你这话我倒是从未听说过！”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你把下巴翘起来，让我仔细看看你的侧面。不错，这正是杜伯维尔家族的鼻子和下巴，只是缺少了几分威严。你的祖先是一度辅佐过埃斯脱玛维拉在诺曼底征服了格拉摩甘郡的十二骑士之一。你家这个支脉的庄园曾经遍布英格兰的这一带地区。他们的名字在斯梯凡王时代的《度支总册》里都有记载。你们家族在约翰王时代是一个非常富有的支脉，曾经把一座庄园捐赠给了救护骑士团。爱德华二世在位时，你的祖先布莱恩曾经应召到西敏寺参加过大议会。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你家曾经一度中落，但不严重，而到了查理二世统治时又因忠心王室擢封为御橡骑士。不错，你家已出了好多个约翰爵士。如果骑士称号也和男爵爵位一样可以父子相传的话，你现在就应该叫约翰爵士了！而在古代，骑士称号确实是父子相传的。”

“真是这样的吗？”

“总之，”牧师果断地用枝条抽打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像下结论似的说，“像你们这样的家族在英格兰是绝无仅有的了。”

“真的吗？那样可真了不得。”杜伯菲尔德说，“但我可是年年处处碰钉子，处处受气，跟全教区最平常的人家也没什么区别……我们家这样显赫的家世被人知道已经有多久了，特令安牧师？”

教士解释说，据他所知人们早把这事儿给忘光了，就是现在也还没有人知道。他自己的调查是从今年春季才开始的。有一天他看到了杜伯菲尔德马车上的名字，恰好他刚刚研究过杜伯维尔家族的兴衰史，便注意到它，引起了兴趣。再一查，才弄清楚了他父亲和祖父的来龙去脉，把问题搞清楚了。

“当初我原本决定不拿这种毫无用处的消息来干扰你，”他说，“但人的冲动有时是理智难以控制的。我还一直以为你总会听到一点儿传

闻呢。”

“倒是听说过一两回。是的，说是我们家在搬到黑原谷之前曾经风光过一阵子，可我并没有在意。我想不过是现在只有一匹马原来有过两匹马什么的。我现在还有一把银勺子，一方刻了字的古印，都挺旧了。不过，天哪，一把勺子一方古印能算什么！我哪知道我跟高贵的杜伯维尔家族一直血肉相连呢！倒是听说我曾祖父有些秘密，不愿意讲自己的来历……那么，牧师，我斗胆请教一下，我们家族现在又在哪个地方生火烧饭呢？我是说，杜伯维尔家族现在又住在哪儿呢？”

“哪儿也不住，作为本郡的世家已经绝灭，已经不存在了。”

“这可太糟糕了。”

“不错，用惯于喜欢弄虚作假的家谱上常用的词语来说就是：男系绝灭。总之是衰败了，泯灭了。”

“那么，我家祖先的陵墓又在哪儿呢？”

“在青山下的金斯贝尔的圆拱下面躺着一排又一排你家的祖先。还有他们的用大理石雕刻成的雕像呢！”

“那么，我家的庄园和土地又在哪儿呢？”

“没有了。”

“啊！连土地也没有了吗？”

“没有了，我刚才说过，原来倒是非常多的。你们的家族有好多个支脉，我们郡里原本就有几家。金斯贝尔有一家，舍顿有一家，磨坊沱有一家，拉尔斯特德有一家，井桥还有一家。”

“那么，我们家还能不能发达起来呢？”

“啊，这我就说不清了。”

“先生，我又该怎么办呢？”杜伯菲尔德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啊，没办法，没办法喽，只好用《圣经》上的话来鞭策自己了：‘大英雄何竟死亡’，如今只有本地的史学家和家谱学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有过差不多同样光荣历史的农户在本郡里还有好几家哩！晚安。”

“特令安牧师，为了庆贺庆贺，你愿不愿意回头走几步，跟我去喝一



杯啤酒呢？清酿酒店正在卖一种还挺好的啤酒——当然，比起罗丽佛家的又差得远了。”

“不喝了，谢谢。杜伯菲尔德，你已经喝得够多的了。”牧师说完了这段话，继续往前走去，心里却怀疑这样随意散布不着边际的传说是否合适。

牧师一走，杜伯菲尔德便陷入了沉思。他迈了几步，便在路边的草坡上坐了下来，把篮子放在身边。过了几分钟，远处来了一个年轻人，正向杜伯菲尔德要走的方向走去。杜伯菲尔德忙举手招呼，年轻人急忙快步来到他身边。

“嘿，小子！把这个篮子拿起来，我要你为我办件事。”

眼前这个精瘦的小伙子皱了皱眉头：“约翰·杜伯菲尔德，你算什么人物，有什么资格给我下命令，还叫我小子？”

“你认识我？你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吗？这可正好是我的秘密呢，秘密！现在，听我的命令，为我送个信去。好吧！佛莱德，我可以把我的秘密告诉你，我是个贵族！这可是我今天中午之后才知道的！”杜伯菲尔德将身子向后一倒，一面发布消息，一面四仰八叉地舒舒服服地躺倒在草坡上的雏菊丛里。

站在他面前的那小伙子，从头到脚细细打量着他。

“约翰·杜伯维尔爵士，这才是我的大名。”躺着的人又接着说下去，“就是说，如果骑士称号跟男爵爵位同样可以世袭的话——它们原本是一样的。我的家族可是上过史书的。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地方叫青山下的金斯贝尔，小子？”

“知道。我还去那儿赶过集呢。”

“在那座城市的教堂底下躺着……”

“就那一丁点儿地方算得了什么城市，至少我去的时候算不上！”

“甭管地方大小，小子，我们谈的并不是地方。那教区的教堂底下可是躺着我们家好几百位祖先呢，嘿！一身盔甲，浑身珠宝，睡的是铅棺材，一个好几吨重。要论高贵显赫嘛，南威塞克斯全区就没有哪一家的祖宗

能比得上。”

“是吗？”

“行了，你把篮子提起来，向前走，到马洛特村的清酿酒店，吩咐他们，立即给我派一部马车来把我接回家。车上要放一小瓶甜酒，记我的账。你先把这件事办妥了，然后把篮子送到我家去，让我的女人不要再洗衣服了，用不着她洗了。让她等我回家，我有好消息告诉她。”

那小伙子将信将疑地站着没动，杜伯菲尔德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先令，那是他口袋里难得有的几个先令之一。

“这钱赏给你，娃娃。”

小伙子一拿到钱立即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是，约翰爵士，谢谢你。还有其他为你效劳的吗，约翰爵士？”

“告诉我家里人，我晚饭要吃——嗯，油炸羊杂碎——如果弄得到的话。弄不到就吃血肠也行。实在不行，就吃小肠吧！”

“是，约翰爵士。”

小伙子抓起篮子正要上路，村子那边却传来了铜管乐的声音。

“这是干什么？”杜伯菲尔德说，“莫非是来欢迎我的吧？”

“这是妇女乡社游行呢，约翰爵士。怎么啦？你女儿不也是乡社的吗？”

“当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大事，倒把乡社游行给忘记了！好了，你就往马洛特村去吧，把马车给我叫过来。也许我还要坐车逛一圈，视察一下乡社游行呢！”

夕阳西下，小伙子走了。杜伯菲尔德躺在绿茵中的雏菊丛里等待着。好久好久，没有人经过，那隐约可闻的铜管音乐，便是在这群山环绕之中仅有的声音。



第二章

坐落在美丽的布莱克摩尔谷或称黑原谷东北部绵亘起伏的丘陵之中的马洛特村，峰峦环抱，与世隔绝。距离伦敦尽管只有四小时路程，这个村的大部分地区却还是旅游者或风景画家不曾到过的地方。

站在环绕它的高处向这个山谷俯视，会令人心旷神怡——也许夏天的干旱季节除外。如果是气候恶劣，又没有向导带路，一个人胡乱闯入这儿的腹地，对它那狭窄、弯曲、泥泞的道路是极有可能感到不悦的。

这是一片绿意葱茏的肥沃的田野，草木从不枯黄，泉水从不干涸。南面是一座嶙峋的石灰岩山岭，其中包括汉伯顿山、巴尔巴洛山、荨麻顶、道格伯利山、海斯托依山等众多的山峦和巴布草原。从海岸徒步北上的旅客，跋涉了二十多英里路程，再穿越白垩质的草原和麦地之后，突然来到一座悬崖上，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色像地图一样呈现在面前，自然会喜出望外。他身后的山峦没有遮蔽，炽盛的阳光照耀在辽阔的田野上，形成一种宏大开阔的气势，小路上闪着白光，树篱矮矮的，经过人工编结，大气也清澈透明。可是，崖壁下面谷里的世界却好像是按一种小型纤巧的格局设计而成。从眼前的高处俯瞰下去，田野如同驯马用的一片片围场，小巧玲珑，树篱变成了暗绿色的纤细的线，网络般伸展在浅绿色的草地上。谷里的大气泛着一片浓浓的蔚蓝，懒洋洋的，就连艺术家称做中景的部分也带上了那种调子，而远处的天际却是深重浓郁的紫蓝。这儿的耕地不多，面积也不大，一眼望去，到处是绿草和树木，丰美芊绵，覆盖着高山大壑之间的这片丘陵小谷。这就是黑原谷的风光。

这道山谷以前名叫白鹿森林，景色宜人，历史有趣。白鹿森林来自一

段亨利三世时代的传说。说的是亨利王在猎区放掉了猎获的一只美丽的白鹿，而一个叫汤玛士·德·拉·林德的人又将它杀死了，因此被处了一大笔罚金。那时这个地区是一片莽莽苍苍的丛林，直到很近的时期还是这样。即便是现在，人们仍可以从古老的橡树丛、山岭上零落残存的森林带和许多牧场的空心大树上隐约看见当年的风貌。

莽莽的森林虽消失了，但在它当年的浓荫下存在过的风俗依旧存在，只是有了变化或掩饰。像眼前下午的五月节舞会就是以乡社喜庆的形式出现的，在当地叫做“乡社游行”。

这个活动的独特倒不在于保留了每年在这一天举行游行舞蹈的风俗，而在于参加者全是女性。如果是男性乡社（尽管也在逐渐消失），这种庆祝倒也不算希罕，但是，女性会员的羞涩或男性家属的讽刺已经使现存的几个女性乡社（如果另外还有的话）放弃了她们的这种荣耀与成就。而今只有马洛特村的乡社还在举行着当地的希瑞丝节了。这是马洛特的年轻居民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虽然仪式的参加者们对它的真正的妙处未必明白。这种游行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即使不是互助互济的组织，也有一种誓约形式的姐妹会性质，至今还存在着。

沿袭旧历时代的遗风，集合起来的妇女们都穿着白色长袍。那时五月和欢乐还是同一个意思，那时瞻前和顾后的习惯还没有使感情失去活力，变得年年如旧。时间一到，妇女们开始抛头露面了。她们排成双行绕教区游行了一周。太阳照着她们的身子，被绿色的围篱和爬满藤蔓的房舍门面一衬托，理想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小小的抵触。虽然整个队伍都穿着白袍，但是没有任何两件白袍的颜色是相同的。有的泛着淡蓝；有的差不多是纯白；而年岁较长的带黄色的白袍（也许已经折叠存放多少年了）还带点儿憔悴的灰色，并且是乔治王时代的款式。

除了这独树一帜的白袍之外，每一个人右手还拿了一根剥了皮的柳条，左手还握着一束鲜花。柳条的剥制和花朵的选择都花费了她们各自一番心血。

队伍当中有几个中年的甚至中年开外的妇女。她们那粗硬的银发和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被岁月与忧患刻上了皱纹的面孔，在这种生动活泼的环境中几乎有些怪异，至少也令人辛酸。也许客观地看来，经历过忧患的妇女比她们那些年轻的伙伴更有值得搜集和记叙的材料，因为她们过不了多久就会说“我毫无欢乐的年月已经到了”。不过，我们还是把年岁较长的放在一边，来谈谈那些生命在胸衣下面搏动得更为快速而有朝气的女人吧！

年轻姑娘的确在这个队伍里占了多数，她们浓密的秀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形成了不同层次的金色、黑色和褐色。有的姑娘面庞俊秀，有的姑娘有一双漂亮眼睛。有樱桃小唇的，有身材纤细的，每个人对自己都有引以为傲的地方。虽说是这样，但她们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可不能因此就断定兼备众家之美的就不存在，只是数量少而已。由于她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这样她们每个细小的动作都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时，她们合理地安排嘴唇启合成为她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她们的头应微俯还是应高仰，她们的面目应保持轻松还是应适当庄严，也要慎重选择，目的是显示其自然的状态。这一系列的要求都让她们不知所措，感到为难。从她们的表现中可以看出，她们还没有脱离乡村姑娘那种朴素的本质，仍不习惯受众人的观注。

在每个姑娘感受到太阳的温暖的同时，她们的灵魂还沐浴在各自的阳光之中，那是一种美梦，一种纯情，一种习惯，至少是一种渺茫遥远的幻想。这些东西也许并无多少根据，却如同希望一样，永远存在。因此，她们都兴高采烈，春风满面。

她们从清酿酒店前面游行过来正想离开大路，穿过一道栅栏门到草地上去，一个妇女却叫道：

“天哪，天哪！你看，苔丝·杜伯菲尔德，坐着马车回家去的那个人不是你爸爸吗？”

队伍中一个年轻的姑娘听到这声惊呼，转过头来。

她那灵动的牡丹一样的嘴唇和天真的大眼睛为她的容貌和形象增添了魅力。那是一个俊美可爱的姑娘。她在头发上系了一条红色的带子——在整个白袍队伍之中她是唯一拥有这样鲜明的装饰的人。她回头